

## 幻想一個山谷

醫五 張乃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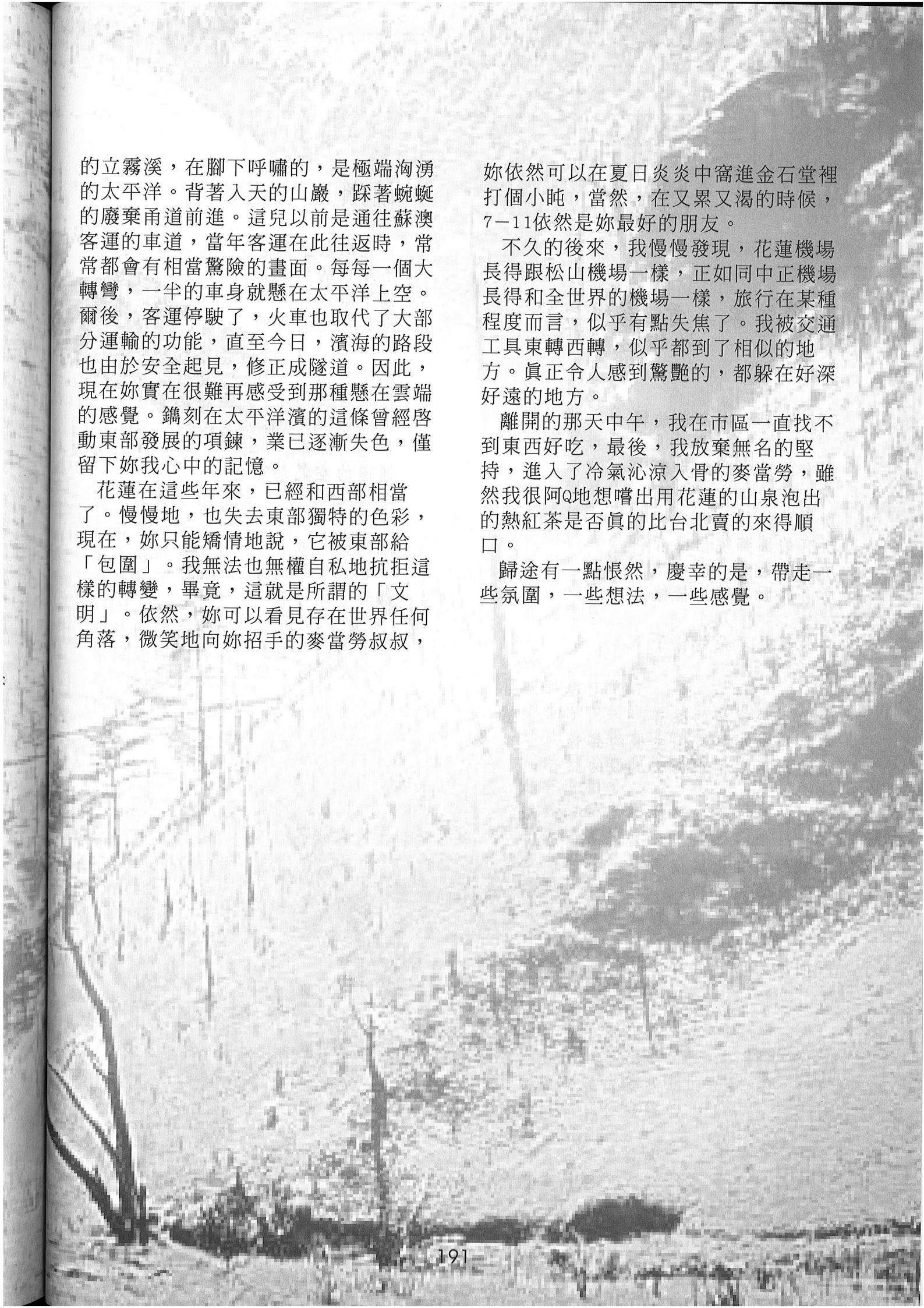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都擁有共同的記憶。說實在的，端看妳珍不珍惜吧！妳說它是破碎的文字遺跡也罷，說它是爲了應付聯考嵌制也罷，楊牧在山谷記載中豪情地唱著屬於記憶的歌。沒有身歷其境，沒有山谷背景，自然無法了解他對山谷那份特別的情愫。然而，東部幹線的鐵路風光真的很不一樣。沒有電氣化，單軌的莒光號，雖然腳步沉重，依然徐徐地喘鳴，將旅客騷人送進這鬼斧神工的山林奇景。過了蘇澳，兩邊都是山，列車似乎是一道山澗般在群峰間蜿蜒，終於駛進山裡。右方高聳入天的巨嶺與天頂切齊，睥睨群雄，左方柔媚的小丘陵則是崗稔起伏，隱隱透出天際波平浪靜的太平洋。沒有北部的城市，沒有西部的農村，這裡是淨土。

運載水泥的列車，不斷迎面駛出這台灣的後花園，隨處可見的水泥廠，則是大自然中的人工鑿痕。近站時，我站在車門口迎著風，用力感受屬於這陌生的氣息。或許樣子不太像本地人吧(頭戴

NIKE帽，身著NIKE衫，腳踏NIKE鞋，肩馱NIKE包。)，自月台經過時，幾個帶著小孩的原住民媽媽頻頻向我瞟來，口中雜碎地念著我聽不懂的話語，似乎在抗議我這外人入侵了她們的地盤。我沒有楊牧的山谷背景，自然不能亦不會理直氣壯地對他們說：「我本來屬於這裡。」我只是個過客。真的，我連回程的車票都買好了。

借住在叔叔家。從我住的房間看去，遠處的兩座山若隱若現，清晨時分看著纏綿山頂的薄紗及氤氳山谷的雲氣，真是曼妙的享受。當它是一個山谷吧！我暗自忖著。經過了那段青澀的歲月，事隔多年，我仍會不由得地將楊牧與此地糾結再一起，如同我們到了義大利的翡冷翠，到了英國的康橋，便會想起志摩一般，這樣的聯結及心境的改變竟是如此奇妙。

進了清水斷崖。這裡跟太魯閣滿像的，都是山壁中硬是鑿出一條通道來。不同的是，相對於太魯閣的腳底下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coastal landscape. In the foreground, there's a road or path leading towards the sea. On the left, there are some buildings and trees. The middle ground shows a wide expanse of water, likely the Pacific Ocean mentioned in the text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are mountains or hills. The overall scene is somewhat desolate and quiet.

的立霧溪，在腳下呼嘯的，是極端洶湧的太平洋。背著入天的山巖，踩著蜿蜒的廢棄甬道前進。這兒以前是通往蘇澳客運的車道，當年客運在此往返時，常常都會有相當驚險的畫面。每每一個大轉彎，一半的車身就懸在太平洋上空。爾後，客運停駛了，火車也取代了大部分運輸的功能，直至今日，濱海的路段也由於安全起見，修正成隧道。因此，現在妳實在很難再感受到那種懸在雲端的感覺。鑄刻在太平洋濱的這條曾經啓動東部發展的項鍊，業已逐漸失色，僅留下妳我心中的記憶。

花蓮在這些年來，已經和西部相當了。慢慢地，也失去東部獨特的色彩，現在，妳只能矯情地說，它被東部給「包圍」。我無法也無權自私地抗拒這樣的轉變，畢竟，這就是所謂的「文明」。依然，妳可以看見存在世界任何角落，微笑地向妳招手的麥當勞叔叔，

妳依然可以在夏日炎炎中窩進金石堂裡打個小盹，當然，在又累又渴的時候，7-11依然是妳最好的朋友。

不久的後來，我慢慢發現，花蓮機場長得跟松山機場一樣，正如同中正機場長得和全世界的機場一樣，旅行在某種程度而言，似乎有點失焦了。我被交通工具東轉西轉，似乎都到了相似的地方。真正令人感到驚艷的，都躲在好深好遠的地方。

離開的那天中午，我在市區一直找不到東西好吃，最後，我放棄無名的堅持，進入了冷氣沁涼入骨的麥當勞，雖然我很阿Q地想嚐出用花蓮的山泉泡出的熱紅茶是否真的比台北賣的來得順口。

歸途有一點悵然，慶幸的是，帶走一些氛圍，一些想法，一些感覺。